

DIANA GABALDON

OUTLANDER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 著

王慧 栗河冰 译

异乡人

6

未知的旅程

上册

VOYAGER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异乡人

6

未知的旅程

上册

VOYAGER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 著
王慧 栗河冰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铁葫芦

目 录



CHAPTER 01

浪子回头

2

CHAPTER 02

宝藏

27

CHAPTER 03

爸爸

46

CHAPTER 04

逃离伊甸园

58

CHAPTER 05

巫术的实际应用

70

CHAPTER 06

有关莱里的事

81

CHAPTER 07

我见到一位律师

94

CHAPTER 08

失踪——风中的悲痛

122



CHAPTER 09
我要出海了
138

CHAPTER 10
我们起航了
164

CHAPTER 11
月中人
195

CHAPTER 12
幻肢
207

CHAPTER 13
自然之力
215

CHAPTER 14
威洛比先生的传奇故事
235

CHAPTER 15
海上风波
242

CHAPTER 16
鼠疫船
266

CHAPTER 17
恩典时刻
281

CHAPTER 18
看到陆地了！
290

CHAPTER 19
遇见牧师
299

CHAPTER 20
詹米起疑
332

CHAPTER 21
举行婚礼
343



CHAPTER 22

蝙蝠粪
370

CHAPTER 23

“鲁莽的海盗”
383

CHAPTER 24

以实玛利
403

CHAPTER 25

海龟汤
419

CHAPTER 26

应许之地
440

CHAPTER 27

红色的死亡假面
452

CHAPTER 28

秘密泄露
467

CHAPTER 29

宝石的气味
491

CHAPTER 30

鳄鱼之火
530

CHAPTER 31

阿班达威
567

CHAPTER 32

逃出生天
595



Part 01

回归故里

CHAPTER 01

浪子回头

从阿布罗斯骑马到拉里堡需要四天时间，一路上几乎没有人说话。小伊恩和詹米两人都心事重重，想来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我这一路则忙于种种揣测，关于新近发生的一切，以及即将发生的未来。

伊恩一定把见到我的事儿告诉了詹米的姐姐——詹妮。对于我的重新现身，她会怎么想？

詹妮·默里是我遇到过的唯一关系亲如姐妹的人，也是我一辈子最亲密的女性朋友。机缘使然，十五年来我的大部分好友都是男性，医院没有别的女医生，而医生与护理人员之间有一条天然的鸿沟，使我无法与医院的其他女性建立起超越普通朋友的友情。至于弗兰克的社交圈中的女人，除了系里的秘书便只有教授夫人了……

而更重要的是，这世上唯有詹妮·默里会那样地去爱詹米，与我相比，她的爱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急于想再见到詹妮，同时又忍不住揣测不休——她会如何接受我逃亡法国而明显遗弃了她弟弟的说法？

狭窄的小道上，马儿不得不排成一列依次前行。詹米的栗色马收住步子，我的枣红马顺从地慢了下来，在他的驱策下转头走向一片被低垂的赤杨树枝遮蔽了一半的林中空地。

空地的边缘耸立着一道灰色的石崖，崖壁上布满了覆盖着苔藓地衣

的沟沟坎坎，像一张长满胡须和肉瘤的古人的脸。小伊恩滑下他的马驹，松了口气，我们从天蒙蒙亮就一直骑在马背上没下来过。

“唔！”他毫不掩饰地揉着背，“我浑身都麻了。”

“我也是，”我一边说着一边同样揉起了我的背脊，“不过我想这总比被马鞍磨破了皮要好些。”不习惯长时间骑在马背上，小伊恩和我前面两天都相当痛苦。事实上，第一晚我僵硬得无法下马，不得不忍辱让詹米将我马背上接下来并抱进旅店，这令他觉得十分好笑。

“詹米舅舅怎么就一点没事儿？”伊恩问我，“他的屁股肯定是皮革做的。”

“看着也没有啊，”我回答得心不在焉，“啊，他去哪儿了？”他的栗色马步态已有些蹒跚，在空地一侧的橡树下吃草，而詹米本人却不知去向。

我和小伊恩面面相觑，我耸了耸肩，走到石崖跟前，有一线山泉顺着山崖壁潺潺流下。我在水流之下双手捧着喝了一口，清凉的液体滑下干渴的喉咙，我心中很是感激，虽然脸颊已被秋风吹得通红，鼻子冻得有点麻木。

像这样隐蔽在山谷之中的林间空地，从大路上往往看不见，算是苏格兰高地很独特的一道风景，我心想。这里的悬崖与沼泽貌似荒芜险峻，其实充满着惊喜。如果迷失其中，你很可能浑然不知自己正离一头野鹿近在咫尺，抑或是一羽松鸡，抑或是一个隐士。难怪卡洛登后许多人投身石楠地而得以逃生，他们对这些隐秘之地的了解使迷茫而笨拙的英军追兵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踪迹。

喝够了水，我转身要离开山崖，却差点儿撞上詹米，就好像他从地里魔法般地冒了出来。他正把火绒盒放回到外衣口袋，身上笼罩着隐隐的烟味。他随手把一根烧过了的小棍儿丢进草地，一脚碾作尘泥。

“你从哪儿过来的？”我眨眨眼望着他，“你都去哪儿了？”

“那边有个小岩洞，”他伸出拇指捅了捅背后的方向，“我就想看看

有没有人到过那里头。”

“有吗？”仔细一看，我能瞧见那遮挡着岩洞入口的石头露出一条边来，混迹于岩石表面其他深陷的裂隙之间，若不是有意寻找，你绝不会注意到它。

“哎，有，”他眉头稍蹙，不像是担忧，更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土里混有焦炭，定是有人在里边生过火。”

“你觉得会是谁呢？”我问，同时把头伸到那露头的石块背后，却只见漆黑的一条窄缝，无非是山体表面一条小小的裂口，毫无吸引力可言。

我怀疑会不会有什么走私的关系让任何人从海岸线上一路追踪他来到拉里堡。他会不会担心被追击，或者偷袭？我不由得回头一看，却只见满眼的赤杨树，干枯的枝叶在秋风中窸窣不已。

“我不晓得，”他若有所思地回答，“也许是个猎人，周围还能找见零散的松鸡骨头。”

对于这个未知人物可能的身份，詹米并不显得有什么不安，我放心了，重回高地的安全感把我包裹了起来。爱丁堡和走私者的小海湾仿佛都已非常遥远。

发现了隐秘的山洞，小伊恩便着迷地消失在那石缝之中。这时候，他重新露出了脸，从头发里掸去了蜘蛛网。

“克卢尼的牢笼会不会就是这样儿的，舅舅？”他眼里闪着光问道。

“比这个要大，伊恩。”詹米微笑着回答，“可怜的克卢尼根本挤不进这个口儿。他是个大高个儿，而且腰围是我的两倍。”他可怜巴巴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有一颗纽扣在挤进山洞时被扯开了。

“克卢尼的牢笼是什么？”我问，同时甩干了手上最后几滴冰冷的水滴，把手塞到胳肢窝下解冻。

“哦——说的是克卢尼·麦克弗森。”詹米回答。他低头往脸上泼了些凉水，抬起头时连连眨着眼睛，甩去了睫毛上晶亮的水珠，冲我一

笑。“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克卢尼。英国人烧了他的房子，拆了他的地基，可克卢尼还是逃脱了。他在附近的山洞里造了个舒服的小窝，在洞口封了编织的柳条，填上泥土。人们说，站在三尺之外都察觉不到那洞穴的存在，只能闻到克卢尼的烟囱管里冒出的烟味儿。”

“查理王子还一度在那儿住过呢，”小伊恩告诉我，“英国人追捕他的时候，克卢尼把他藏了好几天。那些英国佬上上下下地搜查，一直都找不到王子殿下——也没找到克卢尼！”他相当得意地总结道。

“过来洗洗干净，伊恩，”詹米说，话音里的一丝严厉让伊恩眨巴起了眼睛，“你这脏样儿，怎么去见你爸妈？”

伊恩叹了口气，倒也顺从地低头就着水流，大喘着粗气扒拉着水洗起脸来。他的脸虽也没有十分肮脏，但无可否认地带了些旅途的印记。

我转向詹米，他正站在那儿出神地看着外甥洗漱。我不清楚，他是在展望即将发生于拉里堡的那场注定十分尴尬的会面呢，还是在回首爱丁堡印刷店烟熏的残骸和妓院地下室的死尸，或是已经回溯到更久之前，想起了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和那些起义的日子。

“你对你的外甥和外甥女们都是怎么谈他的？”我小声地问，压低了的声音淹没在伊恩呼噜噜的鼻息之下，“关于查尔斯？”

詹米模糊的眼神渐渐聚焦，集中到我身上。想必我是猜对了。那眼光里升起一丝暖意，他微微一笑，暗示我成功地读出了他的心思，但暖意与笑容随即又都消失殆尽。

“我从没谈起过他。”他同样小声地回答，然后便转身牵马去了。

三个小时后，我们穿过又一道迎风的关口，顺坡而下踏上通往拉里堡的最后一段。领头的詹米勒马驻足，等待我和小伊恩上前与他并立。

“就在前面了，”他笑望着我说，挑起一边的眉毛，“变了好多吧？”

我摇摇头，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从这个距离看，庄园似乎一点儿没变。石砌的三层楼房外抹了白色灰泥，被围绕在几幢简陋的附属建筑

和大片圈着矮石墙的棕灰色田野之间。拉里堡的房子亮闪闪的，一尘不染。屋后升起的小坡之上矗立着远古时代留下的石塔遗迹，庄园的名字便来源于这座石塔。

细看之下，我发觉楼房附属的仓房马厩之间确实有些改变。詹米告诉过我，卡洛登后的第二年，英国兵烧毁了鸽棚和小教堂，我认出了它们所留下的空位。菜园围墙上破损的部分由另一种不同颜色的石头补上了，一座用石块和边角木料建起的小屋显然是新造的鸽棚，屋脊上停着一溜儿胖胖的鸟儿，享受着秋日午后的阳光。

詹米的母亲艾伦种的玫瑰花已经枝缠叶绕地爬满了楼房侧墙的格架，此时正逢秋叶飘零。

西侧的烟囱里冒出一缕青烟，被海风捎带着向南飘去。我眼前生出一幅起居室壁炉前的画面，入夜的炉火染红了詹妮线条清晰的脸庞，她坐在椅子上朗读着一本小说或是诗册，而詹米与伊恩则专心致志地拼杀于他们的棋盘，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她念书。我们曾共同度过了多少个如此的夜晚，孩子们正在楼上的卧房里熟睡着，而我就着紫檀木书桌，不是抄写药方，就是做着些永远做不完的缝缝补补。

“我们能回这儿来住吗，你觉得？”我问詹米，小心翼翼地不让言语中泄露出内心的渴望。拉里堡的这座房子作为我心中的家园，远胜于其他任何地方，可那也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从那以后世事自然多有变迁。

他考虑了很久，没有回答。最后，他摇摇头，一手抓过缰绳说：“我不知道，外乡人，那样当然好，可是——事情会怎样我也不知道。”他俯视着庄园，轻锁起眉头。

“哪儿都行。我们可以住在爱丁堡——甚至法国——哪儿都行，詹米，”我抬头看着他的脸，安慰地摸了摸他的手，“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一时间他略带忧虑的表情消散了，眉目间豁然开朗起来。他牵起我的手举到唇边，轻柔地吻了一下。

“其他的我也都不在乎，外乡人，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我们俩坐在马背上久久地凝望着彼此的眼睛，直到背后爆出的一声尴尬的咳嗽，这才提醒了我们小伊恩的存在。从爱丁堡来的一路，小伊恩对我们的隐私一直谨小慎微，细心得令人难堪。每每扎营时，他总是睡在离我们很远的石楠地里，极力避免无意间惊扰到我们各种草率的拥抱。

詹米咧嘴一笑，握了握我的手才把我放开，转向他的外甥，小伙子把他的马驹儿领到我们身边。

“快到了，伊恩，不下雨的话，咱们能赶在晚餐前早早地到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遮着额头眯起眼睛，计算着乌云飘过莫纳利亚山脉的概率。

“嗯哼。”小伊恩对前景似乎很不乐观，我同情地望着他。

“家就是那个当你不得不前往时，他们必须接纳你的所在。^①”我开始引经据典。

小伊恩苦笑着看看我：“哎，我就怕这个，舅妈。”

詹米听到我们的对话，回过头朝小伊恩严肃地眨起双眼——那是他使眼色的独特方式，充满了鼓励的意味。

“别灰心，伊恩。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吧？你娘见你安全回家会高兴的。”

小伊恩看着他，神情极度失望。

“如果您觉得她会宰了肥牛犊来欢迎我，詹米舅舅，那您对我娘的了解还差点儿。她会宰了谁还不知道呢。”

小伙子坐在那儿咬了好一会儿自己的下嘴唇，最后深吸了一口气，在马背上挺直腰板。

“还是快快了断的好，对吧？”他说。

① 引自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的叙事诗《雇工之死》。

“他爸妈真的会对他那么严厉？”见小伊恩骑着马小心地走下崎岖的山坡，我问道。

詹米耸耸肩：“那个嘛，他们当然会原谅他，不过首先他得好好地挨上一顿臭骂和暴打。而我如果能得到同等的待遇就算运气好的了，”他自嘲着，“恐怕詹妮和伊恩不会给我什么好脸色。”他踢了踢他的坐骑，赶下坡去。

“来吧，外乡人，还是快快了断的好，对吧？”

我不知道该指望在拉里堡得到什么样的欢迎，但结果倒也令人欣慰。与以往的每一次一样，最先通报我们到来的是一大群各式各样的狗，它们从篱笆、农田和菜园里飞奔而出，叫喊中先是充满了警醒，之后又欣喜无比。

小伊恩把缰绳一扔，一骨碌下马便投入那片毛茸茸的欢迎的海洋，蹲下身子招呼起那些跳上前来舔着他脸颊的狗儿。随后，他站起身，笑吟吟地捧起一条半大的小狗朝我走了过来。

“这是乔基，”他抱起那扭来扭去的棕白相间的一团，“他是我的，爸爸给我的。”

“可爱的小狗！”我抓了抓乔基耷拉着的耳朵，对它说。它欣喜地欢呼雀跃起来，试图同时把我和伊恩舔个痛快。

“瞧你一身的狗毛，伊恩！”一个清亮的高音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我从小狗身上抬起目光，看见一个十七岁左右高挑而纤细的女孩，骑在马背上从路边走上前来。

“瞧你不也一身的狗尾巴草！”伊恩回转身，回敬了她一句。

姑娘甩起一头深棕色的鬃发，开始弯腰拍打自己的裙子，那土布料子上确实沾着好些个毛毛的草穗儿。

“爸爸说像你那样把它丢下就跑了的，”她说，“根本不配养狗。”

伊恩板起脸自我辩护道：“我想过带上它的，”他的嗓音有点儿嘶

哑，“可是我怕它在城里不太安全。”他抱紧了小狗，把下巴埋在那一对毛茸茸的耳朵之间，“它大一点儿了，我猜它吃得还好？”

“你来欢迎我们啦，小詹妮特？你真是太好了。”詹米爽朗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不过姑娘听出了那隐约的讽刺，乍一抬头，见他走来，立刻羞红了脸。

“詹米舅舅！哦，那个……”她的目光转到我身上，连忙低下头，更是羞红了脸。

“哎，这是你克莱尔舅妈。”詹米向姑娘点点头，扶着我胳膊肘的那只手捏紧了，“你上次来的时候，外乡人，小詹妮特还没出生呢。你娘在家吧？”他问詹妮特。

女孩点点头，大大的眼睛紧盯着我的脸。我从马背上弯下腰，微笑着向她伸出手。

“见到你真高兴。”我说。

她愣了半天才突然想起礼数，连忙向我屈膝行礼，然后起身很小心地接过我的手，仿佛它会随时化为乌有。我捏了一下她的手，意识到我无非是血肉之躯，她似乎有点儿安慰。

“我也很高兴，夫人。”她咕哝着回答。

“爸爸跟妈妈有没有很生气呀，詹妮特？”小伊恩把小狗轻放在她的脚边，打破了她的迷思。她瞥了弟弟一眼，厌烦的眼神中掺杂着一丝同情。

“这个啊，他们怎么就不该生气呢，呆子？”她说，“娘说你准是在树林里遇见野猪了，要不就是让吉卜赛人掳去了。她几乎就没睡着过觉，一直到他们找到你的下落。”她皱起眉看着她的弟弟。

伊恩紧闭着嘴唇盯着地下，没有作声。

她凑过来，摘走了沾在他外衣袖口上的湿湿的枯叶，眼神中带着责怪。她虽然高挑，但伊恩还是比她高出足足六英寸。小伙子生涩的瘦骨嶙峋反衬着姑娘的修长干练，两人的相似之处仅限于他们浓黑的头发和

稍纵即逝的表情。

“瞧瞧你啊，伊恩。你不会一直都是和衣睡觉的吧？”

“啊，那当然啰，”他不耐烦地说，“你觉得呢？我还带件睡衣，每晚在沼地里换了睡不成？”

想到那个画面，她哼哼着笑了，他脸上的厌烦也淡去了些许。

“哦，那你过来，呆子，”她怜惜地对他说，“跟我到厨房来，得把你梳洗整齐了才好去见爸爸和妈妈。”

他瞪了她一眼，转脸看看我，一半困惑一半恼怒。“看在老天的分上，”他声嘶力竭地问，“为什么人人都觉得干净会有用啊？”

詹米咧嘴笑着下了马，拍拍他的肩膀，一小团尘土飞扬起来。“也不会有啥坏处，伊恩。你们去吧，还是别一下子给你爸妈太多事儿的好——他们会想先见见你舅妈。”

“嗯哼。”小伊恩郁闷地点头表示赞同，被心意已决的姐姐拽着，不情愿地朝厨房走去。

“你都吃了些啥呀？”我听见她边走边问，眯起眼睛瞧着他，“嘴上一圈儿那么脏。”

“不是脏，是胡子！”他恨恨地低语道，同时快速地回头一瞥，好好看看我和詹米有没有听见这番对话。他姐姐怔住了，抬眼瞪着他。

“胡子？”她难以置信地大声问道，“就你？”

“走啦！”他拉起她的胳膊肘，催着她赶忙走进菜园大门，肩膀很不自然地耸着。

詹米低下头靠在我腿上，把脸埋进我的裙摆。乍一看，他似乎忙着在解鞍囊，其实，旁人看不见他抖动着的肩膀，也只有我坐在马背上能感到他无声的大笑传递出的震颤。

“好了，他们走了。”片刻之后，我一边告诉他，一边自己也大口地喘起气来，默不作声地偷笑好累人。

詹米从我的裙褶里抬起头，脸色屏得通红，随手用我的裙子擦干了

眼睛。

“胡子？就你？”他咋咋呼呼地学着外甥女说话的样子，逗得我们俩又忍俊不禁。他摇头喘着气说：“上帝啊，她太像她娘了！詹妮就这么说过我，语气一模一样，我头一次剃胡子正好被她看见，搞得我差点儿没把脖子抹断了。”他又用手背擦了下眼睛，接着用掌心轻轻地揉了揉下巴和喉咙，上面覆盖着一层红褐色细密的胡子楂儿。

“咱们见詹妮和伊恩之前你要不要先去剃个胡子？”

他摇了摇头。“不了，”他把没有扎紧的头发理到脑后，“小伊恩说得没错，干净有啥用？”

他们一定是听见了狗叫，因为我们进屋的时候詹妮和伊恩已经都候在起居室里，前者坐在沙发上织着羊毛袜子，后者穿着朴素的棕色外衣和马裤，背对炉火烘烤着他的双腿。布置就绪的一盘小蛋糕和一瓶家酿麦芽酒显然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一走进房间，那舒适而亲切的场景顿时就驱散了我旅途的倦意。感受到我们的到来，伊恩立刻转过身，神情不太自然却面带着笑容。不过，我要找的人是詹妮。

她也在找我。她仍坐在沙发上，但大大的眼睛转向了门口。我的第一印象是，她变了；第二印象是，她还是老样子。那卷曲的黑发依旧浓密而生动，只是斑白地夹杂了一缕缕深沉的银色。她的骨架也还是老样子——宽阔的高颧骨、明朗的下颌线，还有那挺直的鼻梁，都与詹米那么相像。闪烁的炉火和临近傍晚的阴影促成了一种神奇的变幻感，前一分钟刚刚加深了她眼角和嘴边的皱纹，令她简直成了个老妇；后一分钟又以一抹少女的红晕抚平了她所有的皱纹，让我想起“好家伙”牌爆米花的盒子里附送的立体图片。

我们在妓院初次见面时，伊恩就跟见了鬼似的，现在詹妮也如出一辙，微张着嘴，轻轻地眨巴着眼睛，而除此之外，直到我穿过房间走到